

试论关汉卿杂剧《救风尘》的情节模式与困境描述

王艳平

(宁波广播电视大学 文法系, 浙江 宁波 315016)

摘要:《救风尘》并非一部单纯表现商人、士子、妓女三角恋情的剧本, 它没有站在士子的立场上去描述商人与士子力量的抗衡, 也无意去做士子与妓女情感的文章。它以细致而透彻的笔墨去剖析这些人群内在行为的特征以及形成缘由, 展现了元代特定的社会环境里人们的现实困境。

关键词: 关汉卿; 救风尘; 情节模式; 情感困境; 道德困境; 士品困境

中图分类号: J207.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24(2011)02-0016-05

元杂剧里有一类表现商人、士子、妓女间三角恋情的作品。其情节大体为: 某妓女与士子相爱, 然士子清贫, 老鸨爱财; 于是来一商人, 凭借金钱与诡计, 将妓女强买强娶; 之后, 士子苦尽甘来, 或名题金榜, 或官拜凤阙, 夺回美人, 终偿心愿, 而商人亦受惩处。冯魁、双渐、苏小卿的故事, 大概如此。这几成一种范式。这类作品“显然都是以士子为中心, 全就士子方面的立场而叙写的戏曲, 故对于商人们是, 往往加以不必要的轻蔑或侮辱”。^{[1]492}这种情感倾向, 一方面与传统观念里对某些特定人群的推崇或轻视有关; 另一方面, 则纠缠着元代士子在现实中难以跟商人争衡的忿愤与委屈。他们只能通过文字与舞台, 圆一回现实中难圆的梦。

关汉卿杂剧《赵盼儿风月救风尘》也被认为是表现士妓之恋的作品。然而细观却可以发现, 该剧并不具有上述商人、士子、妓女间三角恋情范式所惯常的表现特征。在这里, 士子并非一味的优秀, 商人并非一味的丑陋, 而妓女择偶的绣球也并没有自觉地抛向读书人。一切似乎都走了偏锋, 只有结局里士子比商人稍稍占了些许上风。而剧本最核心的内容, 则是通过似是而非的三角恋情, 通过可看性颇强的“侠义”与“风月”故事, 将对人生的追问引向了更深更广的层面, 涉及道德、理性、情感、品格, 等等, 而在这些追问中, 呈现着作者的价值判断, 同时也纠缠着

无数的迷惘与困惑。

—

《救风尘》的故事情节虽然在书生安秀实、商人周舍、妓女宋引章与赵盼儿之间展开, 但如果套用商人、士子、妓女三角恋爱剧的作法观察剧本, 则颇有一些可疑之处。

(一) 安秀实、宋引章: 士妓之间究竟有没有“爱”

安秀实自然是有些抱负的, 同时对于花酒风流亦有所好, 这样的男士容易博得女性好感。但剧本一开场, 宋引章深爱且欲嫁的人不是安秀实, 而是周舍。

宋引章因何放弃安秀实?

我们从宋引章爱上周舍的三个理由上大体可以作出反面的推导。其一, 周舍形貌昳丽。按宋引章的说法是: “那周舍穿着一架子衣服, 可也堪爱哩。”即便在赵盼儿眼里, 他也是“俊上添俊, 年纪儿恰正青春”。其二, 周舍家境富裕, 堪可倚靠。家中甚至可能未有妻室。其三, 周舍温和体贴, 知冷知热。

批评者在论及周舍时大都认为其以花言巧语欺骗了单纯幼稚的宋引章, 这个说法至少是可以斟酌的。剧本明明白白地告诉读者, 周舍与宋引章也是数载相伴, “他一心待嫁我, 我一心待娶他”。宋引章的母亲不肯放口, 周舍费尽精神不肯放手。如果这样的追求必须称之为“欺骗”

收稿日期: 2010-09-17

作者简介: 王艳平(1961-), 女, 浙江宁波人, 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文学。E-mail: wyp@nbtvu.net.cn

的话，那么发生在花街柳巷里的故事，也只剩下互为欺骗的游戏了。青楼中确实存在着灰色生活，无论嫖客还是妓女，利益的索求是最为重要的。但这并不排除个体的人在交往中因互相喜欢而产生一些较为真实的感受，甚至于产生灵犀相通，而文学作品正是擅长从人情人性的角度去升华这种感受，这种灵犀相通。虽然令人遗憾的是，这个环境中形成的情感过于脆弱，难以久长，可也不需要统统归之为“玩弄”而全盘否认。

想来在以上诸方面，安秀实大概都不及周舍吧。虽然周舍对宋引章，也并非对方所理解的那般“知重”。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安秀实未能给予宋引章未来腾达的信心。事实上，一直到剧终，安秀实都无缘功名，无法允诺宋引章饱暖无忧的生活，更无法让宋引章体体面面地于人前风光。

可见，如果说这本戏里写了爱情，那也是妓女与商人之间爱情的幻灭。士子与妓女之间究竟有没有“爱”？似乎没有。

（二）周舍：是商人特征还是“子弟”习性

在剧本里，周舍是周同知的儿子，一个做买卖的商人。郑振铎先生认为该剧中的“说白”未必可靠，周舍“是一个富商，并非一个官家子弟”。^[1487]这个判断也许是因为剧中未见“官家”这一身份在周舍活动中所起的特殊作用。然而剧本通读下来，感觉周舍“商人”的行业身份在其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也并不太大。换句话说，周舍的行径，与其说是商人习气，莫若说是“子弟”品行。“子弟”者，谓风流子弟，特指嫖客。

《救风尘》没有正面表现周舍的商业活动，只是通过细节稍事作了些微的交待，剧本重点描写的是周舍与宋引章的婚姻，表现他从求婚直至婚姻解散的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周舍的“子弟”习性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有时甚至冲淡了作为商人所可能具有的某些特点。

其一是好色。在追求宋引章的若干年里，他用尽心机，夏日打扇，冬日温被，“提领系，整钗环”，体贴入微，甜言蜜语。这里不排除周舍对心仪妓人的由衷喜爱，但毕竟也是“子弟”的惯用手段。用赵盼儿的话说，“衡一味是虚脾”。而赵盼儿所以能够成功地以“风月”手段解救宋引章，也正是利用了他的这个歹症候。

其二是易变。携宋引章返回郑州的路上，就不见了此前得到允婚时的那种喜出望外。他令宋引章的轿子走在头里，自己远远地跟着，怕的是让人知道娶个妓女回家，有辱家门，被人耻笑，丢了面子。婚前喜欢宋引章的“拆白道字，顶真续麻”，能歌善舞，婚后又责怪宋引章不擅针指油面，刺绣铺房，大裁小剪。在家里凶神恶煞，在外头寻花访柳。

其三是轻信。风月场中面对诱惑，丧失基本的分析能力，却自作聪明，自以为是，这可以说是许多“子弟”的通病。周舍是风月场中的老手，却难免在赵盼儿的“风月”里败下阵来，全然没有了商人的精细、算计。他怕休了宋引章之后赵盼儿不嫁他，楞要赵盼儿发个誓言，赵盼儿说：

“周舍，你真个要我赌咒？你若休了媳妇，我不嫁你呵，我着塘子里马踏杀，灯草打折赚儿骨。你逼的我赌这般重咒哩！”据王学奇先生解释，

“塘子”指浴池，“赚儿骨”指髌骨。^[255-56]澡堂里被马踩死，灯芯草将大腿骨打折，明摆着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作为誓言欺骗周舍，周舍居然信以为真。当然这也是戏曲中故意打诨取笑的话，但后来周舍追赶逃走的宋引章与赵盼儿，气急败坏地质问赵盼儿“你曾说过誓嫁我来”，则显得有些天真了。再有，赵盼儿自带“好酒”“熟羊”“大红罗”这些婚俗里男方必备的聘礼，哄周舍说“你的便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也已被周舍理解为赵盼儿急赶着要嫁他。

其四是外强中干。平时为非作歹，遇事手足无措，“子弟”们大都如此。周舍为人不忠，对情不专，最终被“杖六十，与民一体当差”自然是罪有应得。但罪名却是“宋引章有亲夫，他强占作家属”，这多少有些牵强。宋引章自愿嫁他，又有引章母亲的亲口许婚，并设宴请了引章母亲的姐妹兄弟们，这样的排场，即便不是“明媒”，也是“正娶”了的。至于赵盼儿说是替安秀实保过亲，其实则不过是替秀才来劝说宋引章，而被宋引章当场拒绝。因此这个罪名对周舍来说，不免是冤枉的，可他在大堂上却毫无辩白，任人宰割，真可谓“银样镗枪头”了。

（三）赵盼儿：强扭的瓜会不会甜

可以说，宋引章是无奈地被郑州太守李公弼

分配给了安秀实。

安秀实在宋引章的心里有几多份量?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赵盼儿替安秀实劝说宋引章时,宋引章的回答是:“我嫁了安秀才呵,一对儿好打莲花落!”“打莲花落”就是做乞丐,可见宋引章对安秀实的前程缺乏信心。在宋引章最难熬的日子里,她托人捎信央赵盼儿设法解救自己,但却没有一丝儿想起安秀实,没有对放弃安秀实产生过一些悔意。直到李公弼判宋引章归安秀实为妻,她也没说一句话。

赵盼儿显然比宋引章对安秀实有信心,这源于她对商人与文人的基本认识:“(唱)哎,你个双郎子弟,安排下金冠霞帔。(带云)一个夫人,来到手儿里了。(唱)却则为三千张茶引,嫁了冯魁。”但这毕竟是概念化了的。宋引章的未来生活会不会幸福,取决于安秀实的前程、人品,以及对宋引章的珍爱程度。起码在作品中看不出多少令宋引章产生信心的理由,相反倒是有不少欠缺,比如当他被周舍夺爱时,他不敢找周舍理论,也不敢找宋引章剖白,只会央求赵盼儿前来劝说;劝说无效,即想一走了之,并无半点痛心疾首;而最后听从赵盼儿的策略去衙门告状,看起来也像是渔翁得利的便宜。

由上述可见,《救风尘》并不是一部单纯表现士妓之恋的作品,不是简单地通过妓女的爱情选择来比较士子与商人彼此的力量,其对商人的批判与对士子的欣赏并不十分明显,也看不出多少读书人自怜自赏的情绪成分。或者说,它并不是一部以士子为中心、就士子方面的立场而写的戏剧。在对剧中人物思想行为的演绎中,它提供了比士妓之恋更多的信息。

二

王国维先生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又说关汉卿《救风尘》,“其布置结构,亦极意匠惨淡之致,宁较后世之传奇,有优无劣也”。^{[3]98-99}诚如王国维先生所示,《救风尘》在关目设置上极具秩序,但静下心来阅读,却又觉得稳稳游淌的水域下方布满暗河潜流,涌动着若干不对称的、纠结的思维意识,它虽然是一本喜剧,可也缠绕着无数悲悯。而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思维意识,作品才成为“最自然之文学”。作者时而像

一个清醒的审判者,时而又像一个梦游的人。

(一)从良的怪圈:情感之困惑

《救风尘》的主要情节是表现妓女从良。故事轻松、诙谐,帷幕落下的片刻甚至皆大欢喜。然而剥开表面,交叠着层层尴尬。它的深刻之处在于,一方面写出了妓女从良的现实愿望;另一方面又写出了愿望难以实现的现实困境。

宋引章的从良愿望十分迫切。她希望过普通人的生活,有个名份,有个家庭。赵盼儿又何尝没有这样的心思?她曾几次说道“我可也待嫁个客人”,“我想这门衣饭,几时是了也呵”,“咱这几年来,待嫁人心事有”。只是看多了周围姐妹从良后的结局,心冷似灰。

妓女从良难以如意的原因,首先来自于制度法规。元律规定:“诸职官娶娼为妻者,笞五十七,解职,离之。”^{[4]2643}“是承应乐人呵,一般骨头成亲乐人内匹配者,其余官人富户休强娶要。……今后乐人只娶乐人者,咱每根底近行的人每,并官人每,其余人每,若娶乐人做媳妇呵,要了罪过,听离了者。”^①妓女大都嫁予乐人为妻,从良而被置为侧室应属幸运者,若要嫁给一个自己喜欢且又能靠得住的,难乎其难。

除此之外,《救风尘》告诉人们的,还有另外两个重要缘由,一个来源于“子弟”,一个来源于妓人本身。

“子弟”们游冶狎玩,很少有长久做夫妻的诚意。这一点,赵盼儿是十分清楚的。

【逍遥乐】那一个不因循成就,那一个不顷刻前程,那一个不等闲间罢手。他每一做一个水上浮沤,和爷娘结下不断见的冤仇,恰便似日月参辰和卯酉,正中那男儿机彀。他使那千般贞烈,万种恩情,到如今一笔都勾。^{[5]94-95}

而妓人本身,由于长期浸染于风尘之中,习气与心性渐与正常人家的女子不同,能否演好新身份的角色,得到家庭与社会的认可,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赵盼儿实在也是担心“御园中可不道是栽路柳,好人家怎容这等娼优”。

【滚绣球】那好人家将粉扑儿浅淡匀,那里像咱干茨腊手抢着粉;好人家将那篦梳儿慢慢地铺鬓,那里像咱解了那襟胸带,下

额上勒一道深痕。好人家知个远近觑个向顺，衡一味良人家风韵，那里像咱们，恰便似空房中锁定个糊孙。有那千般不实乔躯老，有万种虚器歹议论，断不了风尘。^[5100]

关汉卿通过赵盼儿的口对妓女的生存状态以及行为心理作了深刻展示与自我评判，表现作者对这一群体的关切、怜惜，超越与突破了传统樊篱，但同时也一定程度地表现出作者传统伦理文化的思想意识，因为他的价值判断，还是以礼义、贞节、男性作为立足点的。

《救风尘》真实地展现了妓女从良的尴尬境遇，直至剧终，也未给出一个至善至美的理想化结局。因为赵盼儿曾说：“那做丈夫的，做不的子弟；做子弟的，做不的丈夫。”“做丈夫的便做不的子弟，他终不解其意，那做子弟的，他影儿里会虚脾；那做丈夫的，忒老实。”宋引章几经周折后跟从了安秀实，但安秀实也是“子弟”，未必做得了真丈夫。

（二）风月与谎言：道德之困惑

赵盼儿毕竟是用“风月”的手段，救了宋引章的“风尘”的。尽管这个过程观众与读者看着很解气，尽管也有理由认为，这种手段对于赵盼儿来说是无奈而且必须的。但是，以玩弄抵制玩弄，以谎言抵制谎言，以暴力抵制暴力，以背叛抵制背叛，诸如此类，非但不可能真正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反而容易将人心引向消沉。一个社会，如果以此作为思想行为的原则或标准，这个社会将是非常可怕的。

关汉卿对于传统道德是十分推重的，《单刀会》里的“忠”与“义”，《蝴蝶梦》里的“慈”与“信”，《窦娥冤》里的“贞”与“孝”，等等，包括《救风尘》里对薄情寡义的抨击以及对苦难者的侠义救助，都积极地张扬了传统观念里的美好情操。这大体可以看出作者作为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传统责任感。

不少人将元朝典章的缺略与纲纪的松弛归之为游牧文化不同于儒家传统文化的特征，认为其自由松散的生活方式对群体、血缘等人际关系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因而维持这些关系的法则条规以及信仰习惯等也就相对薄弱。然而从普适性的道德层面看，不同种族、人群对于公共品格

的要求还是大体相似的，更何况蒙古军队南下之后，金以及南宋的一些儒士投奔蒙古，使得儒家思想也给蒙古统治者带来影响。只是此时的诉求更趋简易，更面向日常凡间。

撇开戏中人物行事策略这一角度，可以看出《救风尘》确实是特意拈出了“风月”与“谎言”的。而且此处的“风月”又特指假意的、以“风月”作为钓饵的行为，而舍弃字面上原有的浪漫意味。

周舍当初千方百计取悦宋引章，尽管赵盼儿称之为“虚脾”，但笔者以为还是有着彼此的一些情分在的。而赵盼儿计赚周舍，则完全是个圈套了。从剧本看，作者对这一行为的情感态度是双重的。一方面对赵盼儿解人苦难的方法表示赞赏，认为是一种智慧，而且通过多处细节来强调这种智慧；另一方面，作者津津乐道地描绘这种手段的魅惑与香艳，又多少有着将其视作妓女之职业病态的意思，作者的狎戏与鄙薄也一定程度上流露出来，尽管这种流露是不经意的，也是次要的。

（赵盼儿云）我到那里，三言两句，肯写休书，万事俱休，若是不肯写休书，我将他掐一掐，拈一拈，搂一搂，抱一抱，着那厮通身酥，遍体麻。将他鼻凹儿抹上一块砂糖，着那厮舔又舔不着，吃又吃不着，赚得那厮写了休书。引章的休书来，淹的撇了。我这里出了门儿，（唱）可不是一场风月，我着那汉一时休。^[5197]

【庆东原】俺须是卖空虚，凭着那说来的言咒誓为活路。（带云）怕你不信呵，（唱）遍花街请到娼家女，那一个不对着明香宝烛，那一个不指着皇天后土，那一个不赌着鬼戮神诛？若信这咒盟誓，早死的绝门户！^[51105]

总体而言，《救风尘》对于道德的用心是明显的。周舍用情不专，得到了惩罚；赵盼儿侠肝义胆，备受了赞美。只是“道德”在戏里又是尴尬的，寻求道德的途径中需要借助看起来不那么“道德”的力量。然而最终作者又试图给出信心，令观众与读者看到，宋引章得到解救，并不是靠着赵盼儿的“风月”：休书并没有成为李公弼断

案的依据。那种“风月”的手段不过是舞台上由演员和观众一同构造出来的具有喜剧色彩的一厢情愿,而真正制服周舍的还是官府与法令。官府与法令在人们抽象观念中,属于道德层面。

(三) 志向远大与行为卑俗:士品之困惑

安秀实的戏份不多,但作为与商人对立的另一个阶层的代表,被写成理所当然地抱得美人归的对象,角色地位也还算是比较重要的。他虽然没有像其他描写士妓之恋的作品主人公,最终得以功成名就,以满足包括作者在内的士人的心理需求,但在他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行为,仍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汉族知识分子在元朝的生存状态远不如其他朝代,压抑与逼仄的生存空间渐渐消磨着士人群体的意志,也改变着他们的性格。元剧舞台上的士人形象大致即是这一群体基本现实面貌的缩影,而从《救风尘》中的安秀实身上,我们可以见到两个方面的主要特征。

一是有自我期许,但这种期许是与深重的不遇情怀联系在一起的;达成目标的途径并不清晰,未来不在掌控之中,唯有寄希望于命运的眷顾。安秀实用东汉的范丹、中唐的刘蕡借喻自己的遭际,只是范、刘的学问与胆识,在安秀实的舞台活动中,并不能令人目睹。他希望等来“苍天有意”,能够令他鹏程万里,而等待的过程漫长而被动。这实在不是安秀实一个人的问题,士

人在边缘化境遇之下集体缺乏阳刚、霸气,以及舍我其谁的自信。

二是在困难、挫折面前不自觉的逃避,个性孱弱而不堪一击,总是将难题交给旁人。赵盼儿的整出戏不用说都是为安秀实唱的,此外,张君瑞身旁有红娘,韩飞卿身后有贺知章,就连做上了官的白士中,也得靠谭记儿中秋切脍来解除危难。这几乎成了这类作品用来解决矛盾的套路。

元杂剧中许多故事有本事来源,而《救风尘》这个本子一般研究者都说不清出处。王季思先生在《翠叶庵读曲琐记》中说:“疑宋、元间实有其事,汉卿因演为杂剧,故写来异常真切。”“异常真切”想来不单是因为宋元间可能发生过类似的事件,作者对社会中的若干群体在生活与精神状态方面的深刻认识,恐怕是更为重要的原因。

注释:

- ① 参见古本《大元通制条格》,国立北平图书馆影印,民国十九年。

参考文献

- [1] 郑振铎. 郑振铎文集·论元人所写商人、士子、妓女间的三角恋爱剧[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 [2] 张月中,卢彬. 关汉卿研究新论·《救风尘》中几个词语注释的商榷[M]. 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1989.
- [3] 王国维. 宋元戏曲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4] 宋濂. 元史·刑法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 [5] 王季思. 全元散曲·赵盼儿风月救风尘[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The Plot and Dilemma of Guan Hanqing's Play "Jiu Feng Chen"

WANG Yan-ping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Law, Ningbo Radio and TV University, Ningbo 315016, China)

Abstract: "Jiu Feng Chen" is not a drama that simply displays a love triangle between a businessman, a scholar and a prostitute. It is not a description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businessman and scholar from the latter's point of view, and it has no intention to write about the emotion between the scholar and prostitute. In stead, it is a portrait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aracters' inner actions as well as their reasons in a detailed and penetrating way, therefore reveals people's practical dilemma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of the Yuan Dynasty.

Keywords: Guan Hanqing; Jiu Feng Chen; plot; emotion dilemma; moral dilemma; dilemma of scholars' character

(责任编辑 王 抒)